



小楼◎著

2007年最值得期待的青涩爱情读本
青春纯爱派掌门小楼打造初恋指南，献给期待奇迹相信爱情的你们！
上帝给了我一个任务，让我带着蜗牛散步……

我带着蜗牛去散步~



我帶 蜗牛去 散步~

WO DAI WO NIU QU SAN BU
小楼◎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我带蜗牛去散步 / 小楼著. —北京: 新世界出版社, 2007.9

ISBN 978-7-80228-409-8

I. 我... II. 小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113631 号

我带蜗牛去散步

作 者: 小 楼

策划编辑: 钱 丽

责任编辑: 吕 晖 李 林

绘 图: 庞 坤

装帧设计: 熊 琼

出版发行: 新世界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(100037)

总编室: +86 10 6899 5424 6832 6679(传真)

发行部: +86 10 6899 5968 6899 8705(传真)

网 址: <http://www.nwp.cn> (中文)

<http://www.newworld-press.com> (英文)

电子信箱: nwpcn@public.bta.net.cn

版权部电话: +86 10 6899 6306 frank@nwp.com.cn

印 刷: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787mm × 1092mm 1/16

字 数: 200 千字 印 张: 16

版 次: 2007 年 9 月第 1 版 200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80228-409-8

定 价: 23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



✿ About 小楼 ✿

重庆人氏。

生于陪都，住在首都。

生平最恨英语，疾英如仇。

平生最爱小说，嗜文如命。

最喜欢的事情就是抱一个笔记本，躺在床上用各种姿势看网络小说。

最大的愿望就是某部作品能够影视化，让我喜欢的演员来演……

虽然最爱煽情悲文，但似乎以悲文出道……

嗯，很难。所以剑走偏锋，谋张笑面狐的皮，装我后妈的魂。



已出版文：青春校园类《最佳辩手1》、《最佳辩手2》

待出版文：青春校园类《我带蜗牛去散步》、《开往侏罗纪的浪漫》

正挖坑文：现代传奇类《super star》系列



欢迎到小楼的更文blog来玩！



庭台楼榭：<http://blog.sina.com.cn/chengoose>



“上帝给我一个任务，让我带一只蜗牛去散步。”

“我不能走得太快，因为蜗牛实在爬太慢。”

“虽然它已经在尽力爬，但还是只挪一点点……”

“我催它，我唬它，我责备它。”

“蜗牛用抱歉的眼光看着我，仿佛说：‘人家已经尽了全力！’”

“我拉它，我扯它，我甚至想踢它。”

“蜗牛流着汗，喘着气，往前爬真奇怪。”

“为什么上帝要我牵一只蜗牛去散步……”

“上帝啊！为什么？要我带一只蜗牛散步！”

“但天上一片安静。”

“喔！也许上帝抓蜗牛去了！根本不在！”

“好吧！松手吧！反正上帝不管了，我还管什么！”

“任蜗牛往前爬，我在后面生闷气……”

“咦？忽闻到了花香，原来这边有个花园；我感到微风吹来，原来夜里的风这么温柔；我听到鸟叫，我听到了虫鸣，我看到满天的星斗多亮丽。咦？以前怎么没有这些体会……”

“我恍然大悟。原来，上帝叫蜗牛牵我去散步……”

我的手指轻轻地颤抖着。

原来是蜗牛在带我散步！！！！



Chapter 1

在**我**看来，这个世界只有**三**种人

方形人，**圆**形人和**三**角形人

.....



在我看来，这个世界只有三种人。

方形人、圆形人和三角形人。

方形人为人方正，一板一眼，就是人有点傻；圆形人八面玲珑，一团和气，就是人有点奸；而三角形人，则是在某一方面特别“各”的人——所谓“各”，北京方言，说好听点是特别，与众不同，这是新华字典上的说法。说难听点，就是认死理，钻牛角尖，撞了南墙也拉不回。

我的一个朋友就是这样。这小子长了一副典型的三角形的外貌，贼眉鼠眼，尖嘴猴腮，搁电视剧里演奸商奸汉奸走狗坏人不带化妆的，保证活灵活现神形兼备。当然了，他也正朝着奸商奸汉奸走狗坏人方向努力。在我向他布道几何学研究人类这种高精尖观念后，他恍然大悟明白自己此生就是投机倒把的命，于是尊重“14岁为辍学最佳年龄”的理论，在初二那年挥手告别了我，上山西找他的祖师爷去了，一晃五年没有消息。这个事情让我痛心疾首了好多年，悔不当初。早知道我应该告诉他商朝人才是奸商的老祖宗，这样他就可以去安阳的殷墟缅古怀今，至少，那地儿瞅着还近点儿。

如果说我的这个朋友走了三角形人的极端，那我就是三角形人的集大成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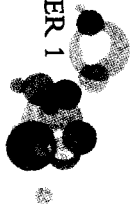
自从我发明用几何学来研究人类后，我就坚定了自己是天授神权，注定会成为三角形人的领袖，而做出一番霸业。所以尽管身边的人都认为我“各”得要命，但还是有一群典型三角的“亡命之徒”愿意追随我，组成我们特殊的帮派。这在所有老师和同学的眼中，是一件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——

只因为我不仅是“旧三好学生”，而且还是“新四有新人”。

所谓三好学生大家都明白怎么回事，而新四有新人的解释是——有钱、有权、有相貌、有身材。

这样的人才和那帮三教九流混在一起难免有些可惜，于是老师同学和家长排队来劝说我立地成佛，回头是岸。他们这些俗人怎么会了解我们天才的行径呢，我对此不屑一顾。只是一来二去的烦了，于是把公开的拉帮结派改为隐蔽的地下活





动……大家都以为我做回了那个乖乖的优秀学生，只有追我的女生才会知道，我的性格依然那么顽劣。

我的三角形人朋友们都管我叫“混世魔王”。当然了，我跟《红楼梦》里的那个宝二爷没什么关系，他是典型的圆形人，我不待见透了。

本来以为装乖宝宝的人生到了高三毕业就会结束，我在这节骨眼上欣喜若狂，以至于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。结果，高三一年的人生都犹如恶梦一样，我在轮盘上挣扎着，抵挡不住命运来袭的滚滚嘲弄……

事情的开始是这样的。因为拿不准我将来是去北大还是清华还是香港理工大，老妈在我高二的时候就自作主张帮我报名参加高考。在填写志愿的晚上，我在志愿书上填了一串的“商学商学商学商学……”，老妈欣喜若狂，以为我意志坚定目标明确早早地决定了自己的人生之路，结果没想到我的解释却是“能赚大钱泡美妞香车美人纸醉金迷……”老妈瞬间幻灭，觉得自己十多年的含辛茹苦都白费了，于是她叹了一口气，黯然退到了后场。我懵懵懂懂，以为自己做了什么经天纬地的大事，终于让那个顽固不化的人开了窍。结果没两天，她居然给我带回来一只“流浪猫”——

“这是彤彤。”

老妈郑重其事地向我介绍道。

我一看，完了。典型的方形人，除了傻以外，一无是处。

“我叫方形。”

她小心翼翼地向我做自我介绍。

完了，不仅人长得方，连名字也有个“方”字，注定是我的克星，极度蔑视之。我点点头，口没遮拦道：“嗯，名字很符合你的外型。”

“嗯？”她跟不上我的节奏。

“我的意思是说……”我抬起双手，依着她的身形比划着，“再宽一点就是正方形了……天赋异禀，骨骼清奇……”

老妈赶快把我拉到一边。

“你怎么能这样说人家呢？她可是女孩子啊。”老妈看不惯我嘴巴那么损。

“我只是陈述事实而已。”我满不在乎道，“不过话说回来了，她从哪个石头缝里蹦出来的，居然被带到我们家里来？”

老妈瞪了我一眼，开始介绍方形的来历。方形的父亲是老妈的老战友，两个人在同一条土壤里滚过泥巴，可算生死之交。后来分别退伍复员后，便长久地失去了联系。最近在某个奇巧的场合见面后，才惊喜地发现对方已经生儿育女组建了幸福的家庭。只是方叔叔的女儿脑子有点那个，读书读得不好，大概考不过明年的高考。得知老战友有这样的心结后，老妈啪啪地拍着胸脯说这个问题交给我吧，绝对给你找个好环境好老师好帮助小组……我瞬间恍然大悟，原来这个好环境好老师好帮助小组都是指我来着——不是吧！怎么会有在高三这种关键时刻出卖自己小孩的老妈！？

我和老妈严阵以待。

“您和您的老战友当年没有定什么娃娃亲吧？”我从最恶俗的质问开始。

“没有。”老妈想了想，坚定地说。

“你不会看上人家小孩想要带回家来做媳妇吧？”我提问自己最恶心的。

“没有。”老妈更加坚定地说。

“真的只是老战友之间的帮忙？没别的什么企图？”我怀疑老奸巨猾的妈妈同志会做这么大公无私的事情。

“真的只是帮忙。她是个好小孩，就是脑子有点……那个……”

“你就不怕我青春年少血气方刚做下一些不可饶恕的事情？”

老妈终于慎重而又认真地想了想。

“应该不会吧……你能看上她吗……”老妈的语气有点不确定起来。

听闻这句话以后，我终于心中暗暗舒了一口气。一直担心老妈又萌发了什么奇思妙想，觉得她儿子我活得太“安逸”了，想找点事儿来做。还好还好，她秉持了好商的一贯标准，并没有看走眼，把粉丝当成燕窝供起来。于是我终于放下心来，还



随口贫了一句：“我是看不上她啦，不过熄了灯都没差，拉过来暖床也没关系……”

“你这个不肖子！少动人家歪脑筋！”老妈脱了一只拖鞋向我砍来，我迅速闪到门口。

“真不是你私生女什么的？”我不要命地从门口还露了一个脑袋。

河东狮吼之前，另外一只拖鞋已经杀到。

把老妈的追杀抛诸脑外，我若无其事地站在关闭的房门前，一副很拽的姿态。任何时候我都力求完美，尤其在女生面前。面前这个虽然成色差了点，但依然明确和我异结构。

此时此刻，她正用好奇而又腼腆的目光看着我。一旦看见我回视着她，又把头低了下去。

真是无颜无聊又无趣的方形人，和谐社会最需要这群人来做中流砥柱了，但我需要。

我走了过去，坐到她对面。

既然未来一年注定要和她同处一室，还是搞好邻里关系吧。我虽然是三角形人，但也知道博采众长拿来主义的奥义，圆形人就那么点优势，天才不用动脑子也能学会。

“你好，方形，我叫鹰飞。鹰击长空的鹰，龙飞九天的飞。”我自我介绍道。

“明白了。”她点点头，学我的说法，“原来是走狗携鹰的鹰，飞禽走兽的飞。”

“喂！”我不高兴她的说法，一瞬间垮下脸来，“你的比喻未免太无趣了吧。”

“唉？”她睁大眼睛看着我，似乎很不解的样子，“难道说刚才你没有在教语文吗？用成语解释自己的名字？”

这个人……学习学得走火入魔了吧？

“那你介意刚才我说你是正方形体型吗？”我小心翼翼试探道。

“啊！原来那句话是在教数学啊，对不起我没注意……我一直以为你在教语文，说我‘天赋异禀，骨骼清奇’……”

“你的智商在75以下吗？”我忽然打断她的发言。

“你怎么知道的？”方形的眼睛又睁得老大，“虽然说出来有些害羞，但我智商的确只有70……”

我笑得差点背过气去。同时，悲惨的眼泪被我涂抹在沙发靠背上，默默地渗入缝隙里。

“没关系……阿甘的智商也不到75，但是人家也学到了高等物理，你还是很有前途……”

我的确不是五十步笑百步——但对一个智商高过她100的人来说，她的确“二”得有点太低能了，已经低过海平面了……

未来的学习我要怎么帮助她啊！上帝给我指引一条明路吧！

2

这个世界上的天才有两种：一种是以为不努力也能成功的天才，一种是努力使自己更加天才的天才。

我嫉妒鄙视第一种天才，认为他们是在丢天才的脸，给愚蠢的人们树立反面教材。比如美国那个天才俱乐部（智商超过150）里做清洁工的人，就是队伍里的败类，鲜汤里的耗子屎。

莎朗·斯通也是，因为她拍了《本能2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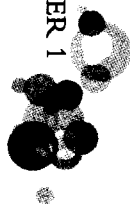
在我看来，天才就是应该树立一种标志，好比轿车里的劳斯莱斯，香水里的香奈儿，皮包里的路易·威登一样，成为可望而不可及的梦想，被所有人崇拜瞻仰才对。所以天才应该在各方面都出类拔萃，成为女生心目中的“白马王子”。根据这个标准，天才应该比普通人更努力，强悍犹如奥林匹斯十二神，脱缰野马一般拉开与普通人的差距——那差距，要鸿沟得像马里亚纳大海沟一样才有价值。

在这种观念下，爱因斯坦也有点“二”，因为他不修边幅。达·芬奇还算不错，不仅全才，而且画画画得深得我心。

所以，我完全够资格作为一个标竿，树立在方形的面前。

“尽管现在是暑假，你也不许看电视不许玩耍不许打电话，乖乖地跟我学习，我





学到几点你就必须学到几点！我没有学习的时候，你也必须学习！”

这样的铁血政策对于一个芳龄十八的少女来说未免太过残酷，但方彤没有说什么，她轻轻点点头，同意了我的建议。

我没想到，这会成为我的灾难。

“鹰飞哥哥，这道题我不会……”

“‘无辜’用英文应该怎么说……”

“这个图形的辅助线应该怎么画啊……”

我要抓狂了。就算问问题也拿点有档次的啊，那1.0版的破烂问题还拿来问我简直是侮辱我的智慧！我面无表情地把一堆教科书——从小学一年级的到高中二年级的课本全部堆放到她面前。

“这个暑假，你先从课本开始看，把这十一年来所学的，全部重新复习一遍。”

方彤咬着下唇不吭声，她觉得我拿出小学一年级的课本有点侮辱她。

不喜欢是吗？我抓起小学一年级的课本，随便翻了一页考她，“这个字读什么？”

方彤歪着头看了好半天，一咬牙一跺脚，给我来了个“认字认半边”。

我把掩住的读音给她看，然后好心地安慰她，“这种错误其实每个人都会犯。不过我会错的字只可能存在于《康熙字典》中，而你却连小学一年级的都不会。”

这样的话恶毒得连我自己都忍不住得意起来，方彤一副快哭的样子，她抓过书去，默默地、奋力地读起来。

这个时候，楼下传来召唤我的声音。

“鹰飞！约好打篮球的，去不去？”我的死党煌星在楼下叫我，车铃在夏日里舞动清脆的声响。

煌星是我的死党当中，唯一一个可以算是“门当户对”的朋友。在我来到这个中学以前，煌星拥有着年级第一以及所有女生心目中“白马王子”的地位，但这种状况在我到来之后宣告终结。于是煌星与我做了三年的死敌，甚至转班转到我所在的班级，号称“真正的勇士，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”……结果他转到我班上后人生

依然惨淡，这个天才终于有一天嚎泣着要自杀。我告诉他，我比他强不是因为我比他更聪明，而是因为我比他更努力。他终于顿悟了，从此自命为我的生死之交，在我的人生各处甚至是卫生间里出现。这个人虽然跟牛皮糖似的但成绩真是不错，是我所有死党中唯一敢在楼下喊我的人。所以组织上常常派他来召唤我，“背着书包去抢劫”，这是组织上对这种“明修栈道，暗度陈仓”行为的亲切称谓。

“马上就来。”我冲着窗外喊了一声，迅速换好衣服，冲下楼去。

互相用变化的各种手势完成我们独特的“见面礼”后，煌星冲着楼上嘟嘟嘴，“那是谁啊，趴在你家窗户上。”

我一抬头就看见方形趴在窗户上，眼巴巴地看着我们。我知道她也很想出去玩，可是她没有资格。

“看什么看啊，还不赶快回去学习！”我凶她。

“可是，你都可以出去玩……”她可怜兮兮地说道。

“那是因为我功课做完了，而你的还像山一样高！”我一点都不怜香惜玉。

“干吗那么凶啊，就算是学生也应该劳逸结合啊。”煌星拦着我，对着楼上绽放笑颜，“我们要去打篮球，你也一起来吗？”

于是，在煌星这个伪“白马王子”的撮合下，方形变成了一路同行者。

“喂，她叫什么名字啊，还蛮可爱的。”在方形准备出门的时候，煌星撞着我的肩膀问。

可爱？我忽然想起煌星就是喜欢这种迷迷糊糊的女生，他的标准口号就是“既然天才和美貌我都已经拥有了，那我的女朋友只要会撒娇就可以了”。这种低标准向来是我所唾弃的，但我不能阻止我的朋友犯傻，这不人道。

“她叫方形。我妈朋友的女儿，寄住在我家里准备考大学的。”知道他一定会问，我一口气都说了出来。

“天，这种鲜花放在你身边不是投身狼窝了吗？”煌星哀嚎起来。

“你要喜欢尽管享用，我跟她一点都不熟，也不想负担这种责任。”的确也是，就凭她70的智商，如果不是老妈，她跟我的人生根本不会出现一点交集。



“呵呵，你小子还挺拽，视鲜花如粪土啊。”

她本来就是粪土，我这是透过表象看本质。

方彤终于“梳洗”完毕下楼，依然是一副拘谨的样子。煌星看了更是喜欢，好半天才琢磨过味儿来发现方彤没有自行车。“咦？你的自行车呢？”他问道。

“那个……因为以前骑自行车的时候总是会莫名其妙地摔倒，所以爸爸后来不让我骑了……”

天！你的智商低到连骑车都不会吗？怎么长大的，放在玻璃罐头里用营养液直接养到十八岁的吗？我彻底无语了，但旁边的煌星却好像很心醉神迷，一副宠溺的表情。

“没关系，不会骑的话坐我的车也可以。我车技很棒的，只要你抱紧我，一定不会摔的。”

煌星拍拍自己的车后座，诚恳地邀请道。

方彤似乎有些犹豫，她看了我一眼，拿不定主意是不是要接受这个陌生男孩的邀请。

“方彤，别理他。跟狗似的还直流哈喇子。坐我后面吧，我载你。”

方彤舒了一口气，似乎很满意我的“相救”，乖乖地坐到我身后。

说真的，我倒不是出于“护花”这样的打算，或者有独占欲什么的。我只是很看不惯煌星这种下三滥的招数，还抱紧点儿……这三好学生跟我那帮狐朋狗友混得越来越不像是人了。

“出发吧！”

我响亮地吹响了口哨，于是两辆自行车飞快地冲了出去，仿佛骑车地过程也是战斗，煌星无时无刻不在与自己的极限挑战。

我也是。

于是加速、穿插、按响清脆的铃声。穿梭间煌星忽然高歌起来。

你又想起某个夏天

热闹海岸线

记忆中的那个少年

骄傲的宣言

伸出双手就能拥抱全世界

相信所有的梦想一定会实现

一切看起来都不会太遥远

方彤看着我们这两人又像王子又像匪徒的少年，眼睛睁得大大的，充满了好奇。而她的唇边，也始终挂着一丝柔和的笑意——

仿佛是，蓝天白云的倒影。

3

只是，我很快便知道带她出来是一件多么多么错误的事情。

就算我车技不错，在那个并不舒服的车后座上坐久了也是苦事一桩，更不用说我为了炫车技根本就关注过舒适度——等我停下车来的时候，方彤已经被颠簸得连话都说不完整了。

“你们……先去吧，我要坐一下……”

她的脸色有点苍白，劈开腿缓缓走路的姿势更是滑稽，我忍不住“扑哧”一声笑出来。

立刻意识到做错事情的我，却依旧嘴硬道：“你是豌豆公主吗？连这点苦都不能吃。跟我说要拼搏要努力什么的，都是骗人的吧！”

煌星立刻投过来责怪的目光，而方彤的脸却在一瞬间红了，她点点头，重新站了起来。

“你说得对，我不应该娇气。我们现在就走吧。”

她英勇的表情好像“雄纠纠气昂昂”的红色娘子军——只是人家在舞台上连蹦带跳，她在水泥地上步履蹒跚。我又忍不住要笑出来，煌星拍了一下我的头，走过去扶住方彤。

“别逞强了，你还是先坐下缓缓劲儿吧。鹰飞要着急让他先走，我陪着你。”

干吗每次抬高自己形象都要拉我来当垫背？我不满起来，推着煌星，“去去去！”



哪儿都是你掺合的事儿。我带来的人当然我负责，你去告诉他们说我到了，马上就进去！”

赶走煌星后，我才发现陪着方形坐在楼梯上的形象很傻，可是后悔已经来不及了，于是我斜倚着栏杆，只顾自己发短信，不跟方形说话。

“鹰飞，你听说过一个寓言故事吗，叫《我带蜗牛去散步》？”她忽然没话找话地开口说道。

我停下了拇指的运动，低头看着她，“你说什么？”

“一定听说过吧，你那么博学。”她的确太傻了，居然看不懂我的表情，还一副陶醉的模样，“今天出来的时候，我就在想，我好像那只蜗牛哦，上帝让你带我出来散步……”

我在她头上敲了一记。她睁开眼睛看着我，一副莫名其妙的表情。

“原来你有自知之明啊，很好。”我奖励了她一个微笑以后，冷着脸拉她站起来，“什么蜗牛上帝的，没听说过！我要是上帝，得先把你改造了再投放到地球上！快点啦！比赛就要开始了，你到底好点没有？真是太娇气了……”

方形自然还没有恢复到能够自由行走的地步，而我终于不耐烦了，又是扶又是拉又是拖地向里走去。虽然这一幕落在自己的眼睛里是充满了无奈和心酸，可是落在旁人的眼睛里可就完全是另外一种意思了。结果等我们走进去的时候，“乱世同盟”的成员都大声鼓噪起来。

“乱世同盟”是我给组织取的名字，人家原版的“乱世同盟”是奇人异士加豪杰枭雄，我这个“乱世同盟”是三教九流加混世魔王，也不差啊。

把方形“扔在”场边一个角落之后，我连忙跑去跟朋友们打招呼，楚天正坐在篮球架下缠绷带，我连忙跑过去跟他打招呼。

楚天是我这些朋友中，唯一一个是我去招惹他，而不是他先来招惹我的。记得我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，他正背对着我换衣服，我看着他背上隆起的肌肉以及完美的线条，禁不住感叹“这是多么完美的倒三角形啊”，还忍不住上去摸了一把。楚天